雨中散记

雨中登金顶

□ 唐燕生

雨不停地下着，站在水泉石窟内望金顶山，一团团黑白相间的浓云，一阵一阵压过山顶，看不清山的全貌，乱云之中，偶尔可看见几分金顶山的挺拔雄姿。

“这样的天气上去很危险的”，热心的老农劝阻我们。可万安山的最高峰吸引着我们，我们沿着两山中间的山谷向上爬，褐红色的石头犬牙交错，有的像猛虎张着大嘴，有的像毒蛇伸出舌头，湿漉漉的雨水也扑不灭它们想吞噬我们而涨红的欲望。

爬出山坳不远，迎面一块巨大方石头，斜置在山坡上，高约三米，宽约四米，像刀削似的棱角分明，真是鬼斧神工，方石后面凄凄芳草中，掩映着一条蜿蜒的小道，沿着小道，我们爬上了山脊，山脊上的风呼呼直响，吹的我们几乎站立不住，此时的小雨，简直就像一个小石块，打在脸上，生疼生疼，这个时候什么也看不清楚，一阵云雾过后，奇迹出现了，山的那边，村舍田畴，一派人间城郭，在雨水的洗刷中，那么碧绿，然而，这一切只是短暂的一瞬，即刻又被云海淹没了。

此时山上的能见度极低，几米开外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我们像雷公一样腾云驾雾，在浓云的裹胁下向着顶峰攀登，此时身上的雨衣已经失去了作用，“雨水怎么能隔着雨衣而湿透我的衣服呢”，渐渐地，我感到了寒冷，脚步也慢了下来。

“到了，到了，前面就到了祖师庙了”，走在前面的同学张雪林又折回来迎我，一片雾海茫茫，哪里有祖师庙的影子呢？然而一阵雨雾飘过，眼前竟出现了一个高高的平台，一座威严而质朴的庙观呈现眼前，几间房屋挑着屋角，几棵不大的树风雨中萧萧瑟瑟，几朵悠闲的白云仍恋恋不舍地缠绕着湿漉漉的庙宇，这情景使我们觉得仿佛来到了“琼楼玉宇”的瑶台门外。

这是一个不大的院落，几通石碑散落的野草之中，此刻山风停止了喧嚣，一切是那样的寂静，清冷，“咳咳，咳咳”，人咳嗽的声音，“庙里有人？”我们立刻警觉起来，同时也惊奇不已，随着“吱呀，吱呀”柴门的响声，走出一个驼背的老太太，“这样的天气，你们还上来，冻坏了吧？快到屋里暖和暖和。”说着，将我们带进了这半是房屋半是窑的屋内，这个窑洞是老人居住的地方，借着门外的光亮，黑黑呼呼中，看见窑正中供俸着祖师爷的神像，香火轻浮，神带飘荡，老太太抱来一堆干柴，笼起一堆火来，此时，我们也顾不得神灵的面前，赤膊袒臂，拧去衣服上的雨水。

老人十分健谈，告诉我们这就是金顶山，山阴伊滨人称之为“小南顶”，山南伊川人称为“小北顶”，祖师庙就建在山顶上，庙以前是很雄伟的，现在残破了……”，当我问道这样恶劣的天气，为何还呆在山顶上时，老人轻咳了一下说：“在山下，我总是生病，喘不上气来，到山上，受佛祖保佑，我的病就好了…”，“在山上我可以为上山敬香的人烧点开水什么的，饿了吧？这里还有好多吃的东西……”。我们两位听了以后，竟相对无言，即万安山顶的祖师庙感到神奇，同时也为这样一位和善老人而感到喜悦。

外面的雨水小了，我们走出庙外，老人指着庙东南侧，烟雾迷蒙的悬崖说，“这叫舍身崖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常有不如意的人在这里跳下去，那时候，谁家要是生气，会先派人守在这里，以防不测。“当我们问起现在有无人跳时，老人笑了，现在吃不愁，穿不愁，都在家里发财致富，没人干那傻事了。”望着老人爽朗的笑声，我们也笑了……

黄昏时分，我们回到山底下，再回首，金顶山又不见了踪影，云海雾霭、风声雨声中的金顶山啊，多像一场梦幻，我们似乎也在仙境里走了一遭，然而这却是真真切切的。

灯下漫笔

陈副书记二三事

□ 杨群灿

很早时候，李村十字街有两家相邻的商号，一家是全盛号布行，一家是同泰永药材行；解放后，两家商号被打通，形成一个大院子，成为李村高级社、后来的李村公社机关驻地。小时候从十字街经过，常常见到一些穿着体面的人进出，感觉很神秘；对公社的认知，基于一位副书记。

村小学设在吉家后门儿的冯家大院，上世纪70年代我在那里读书。一天，有个身穿四个兜灰色制服的人走进学校，到了炮楼前，郭慧芳老师（时任公社书记王之勉的夫人）迎上来：“陈书记，您咋来了？”那人一副粗嗓门：“错——陈副书记！门前的路不好走呀，李村街的水坑都叫我踩干了。跟校长说一下，动员老师们垫一垫，晚两天我来看！”说完，一扭头慢腾腾走了。路是一样的路，陈副书记眼神不好，湿透了一双鞋，就顺势寻到学校来了，而事后，校门前的路也确实整修了。

公社干部都要下乡分包大队工作，社领导照顾他，让他就近包村。我们生产队人口比较多，陈副书记经常来，恰好我家与队长家隔壁，就经常看到他，知道了他的名字叫陈留锁。有一回，社员们下地撒化肥，撒的是日本尿素，留下一些软溜溜绸子般的黑色袋子。队长拿起几个递过来：“陈书记，拿回去做条裤子吧！”陈副书记把眯着的细眼一瞪：“啥陈书记？说多少回了，叫老陈！——我不要，一刮风，贴在屁股蛋上，恶心人！——呃，那谁谁谁家，孩子多，给他家弄几个。”

有一天晚上，队里在饲养园开社员大会，一张吱吱响的桌子上搁了盏马灯，下面是黑压压的人群。陈副书记就着马灯念稿子，稿子是自己写的，每个字都有孩子们玩的玻璃球那么大；隔一阵子会仰起脸，频繁地眨着眼睛发挥讲话。先讲大好形势，接着布置忆苦思甜，再说农业生产；最后简直就是侃大山了，谁家婆媳关系不好了，出工不出力了，挑毛粪只挑半桶了……没完没了。社员们一个个悄悄溜走了，会场只剩下三五个人，一位大爷耐不住，走到他跟前：“陈书记——啊不，陈副书记，人都走光了，您也回去吧！”陈副书记眼睛一翻：“那你咋没走？”大爷说：“您坐着俺的墩儿哩，嘿嘿！”

秋收之后，进入腾地耕地的大忙季节，陈副书记天天到各队地头转，现场督促。有一回，陈副书记走到我们生产队一块名为“廿四亩”的地边，向队长了解进展情况后，走进地块深处，蹲下来在地上摸索。过了一阵，高喉大嗓地把几个队干部喊过来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都知道这块地是卤土地，难拾掇，必须多耙几遍。一百多亩啊，打粮食就指靠它了，恁大的坷垃能过下耧腿啊！你个龟孙货欺负我眼瞎啊！”从此社员们背地里提起陈副书记都叫“陈瞎子”。

如今，人们如果提到陈副书记，依然话题不断。大家都说，陈副书记虽然眼神不好，心里亮着呢，是个心里装着社员的好干部。

凡人小记

关心国家大事的老母亲

□ 苗君甫

母亲特别关心国家大事，我特别不理解。一个农村老太太，竟然喜欢看电视新闻，我劝母亲，您看点轻松的相声小品啥的多好，既不是政府官员，又不是媒体记者，看新闻有啥用？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，国家大事跟您的生活离太远了。

母亲说：“看你说的，怎么就离得远了？看国家大事作用大着呢，和每天的日子都有关！”

我疑惑地说：“您说说看，国家大事对您一个农村老太太有啥用？”

母亲说：“国家大事让我们更乐呵。”住进小区之后，和母亲同龄的老年人，大多会在阳光晴暖的时候，在小区的小公园里聊天。母亲发现，张大娘和李大婶属于不太乐观的人，总是说起家里的烦心事，什么和儿媳妇吵架了，什么老了不中用了之类的话，看不到美好的生活。母亲就适时当起了“心理疏导员”，跟她们聊现在的美好生活：要是放在以前，咱能住有暖气的房子？咱能农民还领退休金？咱能看病还能报销一大半钱……还真别说，母亲这样的心理疏导很有用，让张大娘和李大婶明白了，生活不能只盯着鸡毛蒜皮的烦心事，其实还有更多美好的事。

母亲说：“国家大事让我们更有用。”这段时间，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，很多小区都封控、静默管理了，母亲就发动老姐妹们一起居家抗疫。“你猜我们怎么居家抗疫的？”母亲神秘地说。我说：“待在家里别出去，不给政府添乱，就是抗疫呗。”母亲说：“不是，我们做的事更有用！”原来，这群闲不住的老人，看新闻发现这段时间疫情严重，大白们都舍小家为大家，忙得连轴转，她们心疼大白们的辛勤付出，就发挥自己的才能给大白们准备谢礼。母亲用钩针在做玫瑰花束，赵大妈在织围巾和手套，钱大婶在做纯手工坐垫……母亲说，等疫情结束了，她们要派个代表给大白们送去，一定要交到他们手上，因为他们真是辛苦了。

母亲说：“国家大事让我们更有盼头。”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太多了，小区楼下就有可以散步聊天的公园，出小区就有风景秀美的游园，遛弯的时候，还可以看看风景，以前哪有这样美好的环境？每个小区都有社区诊所，以前看个病还得跑那么远，那么不方便。现在还有大超市，想买啥随时都能买……老年人更盼望着国家繁荣富强，因为只有经济越来越好，国家越来越强大，人民才能越来越幸福，老年人才能更好地享受自己的晚年。

听母亲说完，我连连称赞：“您这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得好啊！这几天，我再给您换个大电视，这样看新闻更方便！”

初冬印象

学生作文

镜子与黑马

□ 牛若涵

新冠疫情好似一个极不听话的“淘气小孩”，脾气说来就来，使人们不得不迁就它。因为这个淘气的“坏小孩”，迫使我开始了网课生活。

在此起彼伏的疫情中，网课也“悄然而至”，停课不停学，老师摇身变成了“十八线的网红小主播”，学生则成了粉丝。“主播”们略显生疏的直播带“货”，恨不得把知识一股脑倾倒粉丝脑袋里。这种线上课堂的新颖教学模式，使我不得不佩服现代的中国，现代的科技。

起初，听说上网课我高兴得手舞足蹈。为什么？因为上网课轻松，多好啊！既可以稍稍睡个懒觉，更可以躲开老师的监督，也没有同学的压力，时不时走走神，甚至玩玩手机，看起来很安逸。自己和老师始终隔着一个屏幕，老师怎么会知道呢！

可一周过后，我自己便止不住心慌：今年可是初三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，关乎我能否实现人生梦想的一年。

终于，在放纵了四天后，我又满身紧张地投入了初三紧张而又繁琐的课程中。“网课原来也一样累！”我悲吼，“轻松不到哪里去！”在题海中掉发，在背诵中犯困，在锻炼中暴躁，简直和学校一模样。

网课反反复复，会冲出一群黑马，也会陨落一片星辰。

经过一番调整和自我疏导，终于我又回到了在校时的状态，可紧张和焦虑接踵而来，一场考试“惊喜而来”，果不其然，考砸了，是这三年里最砸的一次！

年级110！年级第110名！

这几个字一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睁眼有它，闭眼有它，梦里有它！

网课划水一时爽，线上考试做文盲！

这样的成绩如同晴天霹雳，炸得我头晕耳鸣，原来网课真的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人生百态，照出我们的习惯、态度、毅力，甚至人品。屏幕后的你是什么样子，步入社会你就是什么样子。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项知识和技能，是可以毫不费力就能得到。？

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风雨过后，方见彩虹。若果说学习可以使人快乐，那也是不懈奋战后的结果。距中考还有二百来天，我将好好利用网课的契机，查漏补缺，严于律己，成为一鸣惊人的“黑马”。

不苦不累，初三无味！

（辅导老师 丁晓燕）

至爱亲情

我爸的“窝囊”人生

□ 宁妍妍

当初我爸娶我妈，是我爷我奶看好的媒。我爸仅从帘子缝里瞄了一眼我妈，个子怪高，走路怪利索。

至于和我妈相亲时，整个过程我爸都红着脸低着头，半天嘣不出一句话，更别提细看我妈的脸了。

我爷我奶听了，说我妈能干，盘算着将来进门能给俺家顶门事。我爸同意了。

我妈是看中了我爸的皮囊，才应了这门婚事的。我爸一米七八的个头，浓眉大眼双眼皮，还当过特种兵，往村里一站，轻松甩开我妈闺蜜的对象几条街。

事实果真如此。我爷我奶没看走眼。

我妈也果真能撑得起俺家，替我和弟弟出气，安慰我爷我奶遇事别想不开，就算我爸在村里受了窝囊气，也是我妈出门找人算账。

至于地里种啥，来年有啥计划，我和弟弟上学报啥专业……也都是我妈拿主意。

我爸就如同一头老实听话的牛，只会埋头干活，我妈让他干啥他干啥，丝毫没有“翻身”的野心。

我爸不仅怕我妈，还特别没主见。

我妈问他晌午吃啥饭，我爸说啥都中。我妈说你穿那件蓝袄吧，我爸说中。就连我弟想给我爸换个智能手机，问我爸想要啥样的，我爸也说，你看着买，啥都中。

我爸尽管好说话，也依然受我妈的气。我妈和我爸吵起架来，如同一架机关枪。

我爸呢？顶多算把仿真枪。因为，我妈扫射半天，我爸一个子儿都发不出来。越是这样，我妈就越气，气我爸白长一副好架子，恨自己当初瞎了眼……

有一回，因为浇地，我爸又惹我妈大大生了场气！

我爸排了一天队，好不容易轮到我家，却被村里一个人插了队，那人说他妈病了，他后半夜得照顾他妈，让他先浇。

我妈听了气得大骂，说那人的老娘根本不在他家住！谁想天寒地冻的后半夜浇地？

我妈一边吵我爸太老实、没一点儿本事，一边继续骂那个人。那一架，吵得天翻地覆。不，确切地说是那一次单人架，我妈发射得极其威猛。

小时候的我，从害怕这样的场面到不想看到这样的场面，每次听到他们吵，我的头都要炸裂。十一二岁的我双手抱头，大吼道：“别吵了，你们离婚吧！”

接下来，我妈静了几秒钟，然后对我破口大骂：“你这死鬼闺女，别人的孩子都劝大人和，你叫大人离婚？真是死憨子！”我妈骂完却哭了，哭得很伤心……

让我不明白的是，没过几天，我妈去赶会，自己心心念念的花棉袄没舍得买，却给我爸买回一条厚裤子、一双新棉鞋……

我爸呢？更没出息。我妈给他钱让他交电费，剩了几块钱他也不知道偷偷藏着，拎回来一捆粉条，说我妈好吃粉条。

原来，即便吵得房倒屋塌，他们的心里也都装着彼此，更没有离婚的念头。

如今，俺家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他们的儿子在上海买了房，闺女在洛阳安了家，子孙满堂……

那天，我逗我妈：“看，头发都快白完了，如果你当初找个有本事的，就不用操这么大心了。”谁知我妈瞟我一眼：“俩人都本事大、个性强，才过不到一块儿哩……”

咦——没想到，六十八岁的老妈，心里竟如此透亮。

我又逗我爸：“俺妈恁厉害，你这辈子不觉得憋屈？不怨俺妈？”

我爸憨厚地笑笑，摸了摸头：“憨不憨？我哪会怨恁妈？恁妈在咱家立大功了。”

不知为啥，我妈听后眼红了，可能是结婚四十多年来，第一次听我爸说这话吧。紧接着，我妈揉了揉眼，故意语气重重地说我爸：“算你有良心！”

学生作文

穿上自律的鞋子飞驰

□ 石佳芮

“叮铃铃……”伴随着闹钟尖锐响亮的声音响起，新一天的网课生活便拉开了帷幕。

原本这个时间，我应身处校园中，在同学们，老师们的陪伴下，倾听风的歌声，或活跃在热情的操场上，或奋斗在安静的教室中……可是疫情的警报声打破了这美好生活，师生不得不转战家中，开启云上学习的时光。

我迅速地穿衣，叠被，惺忪朦胧的双眼经过清水的洗濯变得明亮起来。回到书桌前，天空仍然是墨黑色的，隐约还能看见有几点星子在眨巴着眼。望向书桌前那张字里行间充盈着激情的承诺书，我坚定起了信念，因为自律的火光在我心中的点亮。

站起身来，拿起课本，我默念“就像在学校那样，就像浓郁的书香之中”。一个早上下来，不仅老师布置的任务都已完成，并且自己又超前背诵了一部分内容，满满的成就感填满了我的心灵。

随便扒拉两口饭，便开始了一天重中之重的课程。

“组长在小组群中通知小组成员进入课堂！”任课老师亲切而又急促的催促声鼓励着我，我匆匆地整理好资料和课本，端坐在电脑前，笔在我手中紧紧地攥着，思路便随着老师的节奏创作出了一节华美的乐章，畅游在神奇的知识海洋。

或是新积累的语文好词好句；或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数学解题方法；或是奇妙有趣的化学实验；又或者是令人百感交集的历史典故……无不焕发着学习的有趣，激励着我勇敢探索，学习新知。待到老师完成某个知识点的讲解，同学们便齐刷刷地在弹幕中反馈，欣喜和欣慰感便萦绕着我，仿佛还在学校，那些和我并肩作战的同伴们还在身边，大家都在我身边！

尽管在课堂中仍然会有偷懒和跑神的情况，但每当我有这些想法时，我会立马提醒自己：“要像在学校那样自律，不能那么做！”一刹那，一面必胜的旗帜插在我的书桌前。“好的，那么现在继续前进！”我在心中偷偷暗示自己，揉了一下眼睛，再次攥紧手中的笔……

如果说知识是走向成功的通道，那么良好的身体素质则是成功路上的垫脚石。

“全体同学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体育训练！”虽是在家，体委响亮的声音仍回荡在耳畔。打开某跑步软件，随机出现的便是那“自律给我自由的”字样，稍作热身后，我带上耳机，摆好了预备的姿势，待计时器开始的铃声响起，我便立马往前跑了出去。即使不在学校，我也仍记得体育老师交给我的训练技巧，保持着稳定的呼吸和跑步频率，跑了大约一公里后，我看到了家的单元楼，咬紧牙关，奔到楼下。我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，望着逐渐提升的成绩，我开始慨叹自律的快乐。

“同学们，晚自习结束了，早点休息！”我长呼一口气，慨叹时间的飞逝。当然，我的任务并没有结束，身为小组组长，我认真核对考勤，对今天一天小组内自律的同学进行表扬与总结。

有一种品质，可以使一个人从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中脱颖而出。这个品质不是天资，不是教育，也不是智商，而是自律。网课后会冲出一片乌云，也会陨落一片星辰。愿我们都能严格要求自己，自律自强，不辜负自己的期望，在网课学习的跑道上，穿上自律的鞋子，飞驰人生！

（辅导老师 于利娟）

时令走笔

溜红薯

□ 怡然含笑

“拾秋”这个词，极有诗意，深入探究却是另一副模样。拾秋，拾点什么呢？拾花生，拾棉花，拾玉米，拾萝卜，拾苹果，拾红薯……什么都拾，凡是掉在土地上的，或者埋在土里的，都拾。

我却觉得“拾”有点儿容易，说得好像有很多果实在明面上摆着，只要一弯腰，就可以“拾”起来。我更喜欢庄稼人说的“溜”，比如“溜花生”“溜红薯”。

“溜”字，一方面显得好玩。仿佛那些果实会跑，不老老实实地归仓，半路开小差，“溜”了。另一方面透着艰辛。“开溜”的庄稼会藏起来，藏得隐秘，得让人四处遛腿去寻找。用锄头、用耙子去寻找，撅屁股弯腰去寻找，流着汗去寻找，因此得到它们是不易的，是要付出点儿代价的。何况开溜的，只是极少的漏网之鱼。

每年夏秋季，孩子们都有假期。那时假期与农忙同步，不是用来享受的，而是用来劳动的。孩子们的小手也伸向田野，“粒粒皆辛苦”的果实，怎能让它们留到地里发霉或者生芽呢。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农活要干，拾麦子溜红薯不仅是生存的需要，还可以换钱减免学费，那叫“勤工俭学”。

溜红薯，像掐红薯叶一样，成为田园里的一道风景。拉着车子深入山区的，有；提着篮子扛着三齿耙子就近搜索的，也有。溜红薯，要在生产队出过红薯，再套上牲口犁过一遍地之后，才能开始。倘若犯了以上规矩，那就不叫“溜”，而叫“偷”了。

犁过的红薯地里，只要你有力气，不怕出力气，那就尽情“溜”吧。叉开腿，甩开三齿耙子，一下一下叩问着土地，逼迫它交出掖藏着的果实。手起泡了，泡出血了，泡上再起泡，泡再出血，如此循环往复，慢慢地手背粗糙了，手心磨出厚厚的老茧子，疼痛就习惯了，慢慢也淡化了。

那时候的土地是蓬松的，因为它要经过犁耙与锄头的层层盘问，直到它交出所有的宝贝。

溜红薯，也有发现之美。当我们挥着锄头，锛啊锛啊，双脚深陷在翻起的泥土里，成了一个浑身土的土拨鼠时；当我们的影子，由西向东慢慢拉长，眼睛疲惫得再也容不下黄土时……突然咔嚓一声，一疙瘩红薯愣头愣脑，带着它的一窝儿女，在泥土深处被逮住。那一刻的惊喜，是当下获得一个大奖也不曾有过的心动。

迎着夕照，挎着一篮子或半篮子、大小不一、伤痕累累的红薯，像个暴发户一样满怀喜悦。我们把红薯送到学校，让老师称了斤秤。突然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有用处的，不是来吃闲饭的。

秋罢之后，学校给我们核算了红薯的斤数，按一斤五分钱计算。有时候，扣除三元钱的学费之后，还可以发一毛两毛钱。

我们紧紧地攥着钱，手心出了汗也舍不得松开，恐怕一松开手，钱就会像鸟一样，扑棱一下飞了。还有的孩子，把钱放在衣兜里捂着，一会儿摸出来看看，一会儿摸出来看看，结果钱丢了，心疼得哭个没完。女孩子乖，大多回家把钱交给母亲。男孩子捣蛋，直接跑到大街上的代销点，摆一次阔绰，耍一次大腕儿。